



説
鈴

14
347
6



門
號 347
卷 46

閩小紀上卷

禁下周亮工樂園撰

尤物

尤物必不產一地荔閩楊梅三吳蘋蓼北地同能不如獨勝故各散處以自異耳三君相見必莫逆於心乃世人紛紛必欲執彛先太真較量其孰勝愚亦甚矣揄揚過當香火情深予所不取也

唱龍眼

龍眼枝甚柔脆熟時實價手登採恐其恣矣與約曰歌勿報報則弗給值樹葉扶疎人坐綠陰中高低斷續鳴啣弗已遠聽之頗足娛耳土人謂之唱龍眼

絕技

閩小紀

閨中絕技五會城去貪和尚之鬼工蓮莆田姚朝士指環齊燒上
之日唇龍溪孫孺理一寸許之白鳥鍾繡蒲楊玉燧之一分許三
分薄玲瓏之準提俟福清郭去同一葉紙上畫書全部陶詩筆筆
傲歐率更

相思鳥

予過浦城得相思鳥合雌雄一籠初聞一縱一一即遠去久之必
覓道歸宛轉自求遠入居者于其初歸亦為羅喜接三數縱之則
歸者居者意只尋常若田間夫婦有出入皆可數跡而至不似閨
人望遠蕩子思歸也宿則以首互咬翼中各忌其中距立予常夜
視之驚失其一久之覺距故二而羽則加縱笑語人曰視此增伉
儷之重或有言獨閉雌能返雄若閉雄則否予視之不然視同媚

蠶証此貞禽矣蠶負雌以遊人呼曰蠶媚得雌則雄不去得雄則
雌遠徙矣

魚鮎嬌

閨蘭四時皆作花氣洩過甚香無為芳之力故不如過嶺之復且
葉皆怒張花亦劍立真是男子所種不若山蘭葉媚花盈枝枝向
人索笑也獨魚鮎嬌一種大異魚鮎爾以色白而莖高取重于吳
越人皆見之魚鮎嬌則莖質最弱力不承花竟以藤絲名莖莖不
受服亦不忍直日作莖花一綻即橫陳于碧葉中若春閨思婦南
勻枕痕又倦欲寐者莖莖斜誘花花曲引他蘭嫌葉力太成不足
儷此則若名姝既醉非此解事侍兒不足縱送扶掖又若非白玉
牀不足當晏光笑倚者並葉培嬌將莖都斃予偶得此種

人曰得火齊木難足以壓多寶船矣

龍蝦

相傳閩中龍蝦大者重二十餘斤鬚三尺餘作杖海上人習見之予在會城曾未一觀後至漳見極大者亦不過三斤而止頭目寔作龍形見之敬畏不敢食後從張慶陽席間誤食之味如嫩蟹中肉鮮美逾常遂不能復禁矣有空其肉為燈者貯火其中電目血舌朱鱗火鬣如洞庭君擎青天飛去時攜之江南環觀橋舌

江瑤柱

江瑤柱出興化之涵江形如三四寸扁牛角雙甲薄而脆界畫如瓦楞向日映之絲絲綠玉晃人眸子而嫩朗人過之文彩燦燦不忝瑤名予驟見之語人曰即此膚理便足鞭撻海族不必問其中

之所有矣肉不堪食美只雙柱所謂柱亦如蛤中之有丁蛤小則字以丁此巨因美以柱也味亦與蛤中丁不小異蛤之美寔亦在丁人以其無多不審察故獨讓江瑤擅此嘉名耳興化人多以醬粉雜治之又不知獨存柱味不堪與車墩伍何足令不事口腹人見之采頤耶余熟以江水參以玉版宋去損諸君食之咸謂食荷蠅蠅動也會城初無此謝在杭稱好事者函云從來未見其形未識其味他可知矣予至後令燈人索之梅花下石間時時得之十年以來唯與香螺螯房參錯市中矣乃知海干原來乏此人驚以為必無不獲過而問之登人以無人通而問也虛垂之不取聞聲相思者遂真以為未會有也世之瑰奇異質人驚以為必無不復過而問之淪落于海沙江泥中如江瑤者不知瓦甌矣為之一嘆

汀城奇石

汀城東二里許有奇石數十片色蒼黑因名蒼玉洞石磊磊不羣有臨水竦立者有相聯附若臂指者有對峙若戶環列若屏障者即人多觴詠于此側一石膚理尤瑩上錫壽字予曾搨之與今篆文頗異題字皆不可辨諸石皆向其鋒鏘鈎河東居民惑于形家言每歲除夕輒私募石工鑿之諸石鋒稜殆盡不累月而石之童禿者潛生黧長鋒稜如故土人則復鑿之嗟乎山川靈異欲恣人力以戕之愚亦甚矣

萬安橋

泉州萬安橋俗名維陽在迎恩門東二十里長江限之橋踰數千尺宋蔡忠惠公所造泉郡橋之鉅與萬安埒與亞之者可三四數

而四方之人與泉人獨好言萬安其言往往多愚以謂撰時發日畫基所向鑿址所立皆預徵江水之神而得吉如世俗所傳醋字者至于鑿石伐木激浪以漲舟懸機以危緝每有危險神則來相址石所象螭輒封之而公自為記及舊泉誌中皆無是也公所記寥寥百十言但記時日與所費工貲耳亦無所鋪張五百餘年來後人尚復侈大其事托于神而美之當時固視之曠然與尋常與梁等古人信不可及哉橋畫為公祠于甲午過其地拜公祠下見公所書二碑無額無欄製殊古樸立公像左右相傳倭變時倭舟載其右一碑女後人補之今宜其地者額使人搨碑郡人俾遠遠又索者多乃刻為木本以應泉州偽榻不止銀錢簿凡也余記萬安橋事嘆蔡忠惠文字之簡捫茲新誌云既言其長二千六百又

翼以扶欄又言如其數而兩之此六字為警確後刻太過無六字亦竟可省

白打

予邵武寒食詩有幕府健兒猶白打之句按王建詩寒食內人常白打庫中先散典金錢事在詩內官初賜清明火上相間分白打錢楊用修曰打錢戲名未明指為何事焦弱棧云按齊雲論白打蹴鞠戲也兩人對踢為白打三人角踢為官場予謂白打即今之手搏名短打者是也昔人目予不持寸鐵為白戰似即其意武藝十八終以白打以白打為終明乎其不持寸鐵也以為蹴鞠者非

煙苗

予為閩臬時吳航民有訟隣人拔其煙苗者予初意煙安得苗及訊之出一紙表小煙纍纍細如蠶蟲蓋閩人培水田種煙盜者洩水則煙苗隨之溢訟者輒曰拔我苗矣玉堂閒話中載瀕海人有蔬圃乃淺水中積沙而成或為大風飄去若浮筏然番禺有人訟失去蔬圃為人所匿在百里外者拔煙苗失蔬圃異事的對

橋梁

閩中橋梁最為巨麗橋上架屋翼翼楚楚無處不堪圖畫吳文中落筆即傲而為之第以閩地多雨欲便于慈足者兩簷下類覆以木板深輒數尺俯欄有致時日無餘似畏人見好山色故障之者予每度一橋輒為憊嘆

閩茶

武夷芳薊紫帽龍山皆產茶僧社于焙既烘則先蒸而後焙色

多紫赤只堪供宮中沆瀣用耳近有以松蘿法製之者即試之色香亦具足經旬月則紫赤如故蓋製茶者不過土著數信耳語三吳之法轉轉相效舊態畢露此須如昔人論琵琶法使數年不近盡忘其故調而後以三吳之法行之或有當也

建州貢茶自宋蔡忠惠始小龍園亦初于忠惠時有士人亦為此之謂

龍焙泉在城東鳳皇山一名御泉宋時取此水造茶八貢

北苑亦在郡城東先是建州貢茶首稱北苑龍團而武夷石乳之名未著至元設場于武夷遂與北苑併稱今則但知有武夷不知有北苑矣吳越間人頗不足聞茶而甚蓋北苑之名不知北苑實在閩也

御茶園在武夷第四曲喊山臺通山井俱在園畔前朝著令每歲驚蟄日有司為文致祭祭畢鳴金擊鼓臺上揚聲同喊曰茶發芽井水既滿用以製茶上供凡九百九十斤製畢水遂渾濁而縮武夷產茶甚多黃冠既獲茶利遂徧種之一時松栝樵蘇殆盡及其後崇安令例致諸貴人所取不貴黃冠苦于追呼盡斫所種武夷真茶九曲遂濯濯矣

飲人聞汶水居桃葉渡上予往品茶其家見其水火皆自任以小酒盃酌客頗極烹飲態正如德山擔青龍鈔高自矜許而已不足異也秣陵好事者嘗謂閩無茶謂閩客得閩茶成製為羅囊佩而嗅之以代旃檀實則閩不啻汶水也閩客游秣陵者宋比王洪仲章輩類依附吳鬼強作辭客賤家難而貴野鷺宜為其所誦歟三

山薛老亦泰淮汶水也薛嘗言汶水假他味適作蘭香究使茶之
真味盡失故木而在關此亦當色阻薛嘗住劣前自為剪焙遂欲
駕汶水上余謂茶難以香名況以蘭香定茶乃疑又見也願以薛
老論為善

前朝不貴閩茶即貢者亦不備宮中魏羅隱蓋之需貢使類以價
賈京師所有者納之間有採辦皆劍津屢地產非武夷也黃冠每
市山下茶登山買之

閩人以粗窳膽瓶貯茶近鼓山夫提新茗出一時學新安製為方
圓錫具遂覺神采奕奕
太姥山茶名綠雪芽

閩酒數郡如一茶亦類是今年予得茶甚夥學坡公義酒事盡合

為一然與未合無異也

蔡忠惠茶錄石刻在甌寧邑庠壁間予五年前榻數紙寄所知今
漫漶不如前矣

延邵呼製茶人為碧監當沙陷後碧監盡在綠林中矣

崇安設令招黃山僧以松蘿法製建茶堪並駕今年余分得數兩
甚珍重之時有武夷松蘿之目

鼓山半巖茶色香風味當為閩中第一不讓虎丘龍井也兩前者
每兩僅十錢其價廉甚一云前朝每歲進貢至揚文敏當國始奏
罷之然近來官取其擾甚于進貢矣

閩酒

閩酒自補城至延平如玉帶春梨花白品類雜出實皆陳白耳會

城獨多佳酒蓋家酒最有聲品亦最下當時或不如是碧霞酒新
出非甘非冽人世乃有此惡味蓋田以至清障皆雙投酒非火春
不可成甚不宜人三郡人嘗云會城無酒非無酒也無火春重釀
之酒也會城中以會家之蓮釀白為最

大 蕭人以重九日採草為麴郊垌兒女如蟻歸則和米搗成如彈丸

重釀蕭酒名似三白玉帶春建酒名蕭人以長至前合釀入夏不
壞

襄陵酒名其麴夜則飲露晝復晒之味嚴冽縱量大者飲不過五
斤

三山以藍酒直益為最人有蓮鬚酒冬白老酒家每沽人一壺取

灰沃之味方不變飲之必渴或云水鹹有灰下之其酒始成

白甜即官白酒又有麻姑酒新醅酒閩人讀醅為
妹去音

短白即延平之水酒延人至今猶用宋錢相賀易呼為老錢

順昌酒出本縣者佳酒未釀曰生燒順人取藥和之埋地中至隔
年出之則歲以小罐盛以竹筐運他處嘗之亦曰五香燒

建寧有梨花春河清西施紅狀元紅以河清為冠味沉厚蜜醱醱
金盤菊二種亦出建州

潭陽有賽京華健步駐顏九種蘭九種蘭經春夏秋三季每過一
月則易一種蘭香唯李家庭賓則九種次第而陳玉液瓊漿不足
喻矣

建酒俱以冬釀至春以無所擅其技矣建是臣所監麴種值

臘月用石缸將種藏之以收嚴烈之氣雖夏暑入釀與冬無異者
曰是臣石醞雪酒收雪水釀之夏月飲之可消暑

澤善釀者三家曰詹曰吳曰李李葉青蘇合酒金酒檀酒皆澤佳
品李葉青為李家製以井近錦江而香味甘冽故又名錦江池液
以酒釀酒曰雙夾燕川人多製之一名却春酒色深紅歲首用以
酬客

莆以荔枝入釀三年歲之其色如墨頃之則瑞座幽香郁烈如荔
熟坐楓亭樹下時也若福清人以龍眼山菓入釀品斯劣矣
安定郡王以柑製酒名曰洞庭春色泉漳人傳其法曰橘酒飲有
餘香

菓豆和釀味亦醇厚唯葡萄則依西洋人製之奉其教者閩俗甚

熾取此酒以祀天主名曰天酒若意改則又帶結矣

蘭桂菊諸花閩人皆以釀酒唯菊有林下風味

海澄人善蒸梅及薔薇露取之如燒酒法每酒一壺滴露少許亦
異品也

海錯

閩中海錯雖蛤不四明蟬不秦邇然種種咸備使醞漬得宜亦足
匹美三吳乃釀糟無法醒醱相角土人所珍蠶醬土苗之類尤不
堪下箸也

才雋

閩中才雋輩出類異之士頗多能詩者十得六七壺蘭以下間有
拘字會城以上則居然正音彬彬風雅亦云盛矣第晉安一派流

傳未已守林儀部高典籍之論若金科玉條稟不敢犯動為七律
如出一手近頗有尤異之士逸出其間者然不勝慎守故調者之
多

八閩士人咸能作小楷而會城人尤工此兩浙三吳所未有勿論
江以北也第舍古法不遵而專學林處士寵處士正書倣歐率更
而間以黃庭之意行之處士意在以勁婉驛騎兩家而學者專尚
其嫵媚手腕一律數見不鮮並處士亦為人口實矣

凡此皆予閩中憾事至于蘭過嶺始芬書十年即腐此則天制之
非人力所能為也

接龍眼

去閩會二十里東南隅多龍眼樹樹三接者為頂圓核之初種經

十五年始實實甚小俗呼為胡椒眼真善接者鋸不之半去大實
之幼枝接之至四五年又鋸其半接如前若此者三數次其實滿
溢倍于常種若一二接即止者形小味薄不足尚也三接者曰針
樹未接者野筴

佛手柿

閩南郊外二十里曰齊坑齊氏聚族其間旁有潭夾種桃花相傳
唐陳處士隱地舊名道者巖巖前有柿一株根如斗結實如佛手
柑指屈伸層疊有長五六寸者皮穠色味則皆柿也余偶得其一
笑謂友人曰大力如佛菩薩到此地亦化為繞指柔

樸荔

園種荔枝龍眼家多不自採吳越晉人春時即入賞估計其園吳

越人曰斷閩人曰樸有樸花者樸孕者樸青者樹主與樸者情慣
估鄉老為互人互人環樹指示曰某樹得乾幾許某少差某較勝
雖以見時之多寡言而後日之風雨之肥瘠互人皆意而得之他
日摘焙與所估不甚遠估時兩家賄互人樹家屬多樸家屬少

荔歌

荔樹有百年者四五十年者圓不圓滿類作雞骨形雖未飽霜雪皮
輒作濫鐵怪石色或間一歲實即歲實亦即半生或分四方歲一
方實土人謂之歇枝灌培者識其性亦歲易其方余初至閩署齋
前一樹方歇枝余頗其室曰荔歌作荔歌詩

閩關以上無荔

閩關關以上無荔延建人有終身未啖荔者汀亦只永定有一二

株漸向南則漸多即地同南樹較茂樹同南枝亦較茂南枝不歇
實亦倍他枝

石背

荔葉經冬不落有蟲如荔核冬伏葉下荔始挺花蟲亦生子一生
十二粒數應一歲閩則增其一土人名曰石背言背堅如石也荔
之蟲賊害如菊虎荔香時石背輒齧齧則全枝脫蒂除穰無術兩
多則尤盛臬長堂前荔半熟將及暮命酒為史謹伺之勿飽鼠雀
吏舉蹙曰今歲石背多臬公曰石背多正佳吏愈答愈不明至搖
頭灑泣滿堂匿笑

碓田

閩中壤狹田少山麓皆治為隴畝昔人所謂碓田也喪亂以來遊

亡畧畫礮田蕪穢盡矣予寒食登印本詩話櫻詩有遺今不須仍
禁火四郊茅舍久無烟之句及觀唐韓偓過閩中有千村冷落如
寒食不見人烟只見花之句明張式之撫閩亦有除夜不須燒爆
竹四山烽火照人紅之句千古有同悲也式之名楷慈溪人永樂
甲辰進士以賦此詩為言者所劾而死

茉莉樹

墨莊漫錄載襄陽唐氏瑞香一株而潤一丈二三尺婆娑如蓋下
可坐胡床又李居仁言舒州山中深巖間附石生瑞香一株高二
三丈下可坐十餘人余在樵川見黃孝廉書齋前二茉莉樹高二
丈餘掩映三間屋高雲容為予言連江錢髯隱處秋海棠高一丈
餘圍可一二寸許皆異種也

燕窩

燕窩菜竟不別是何物漳海邊已有之蓋海燕所築啣之飛渡海
中翻力倦則擲置海面浮之若杯身坐其中久之復啣以飛多為
海風吹泊山澳海人得之以貨大奇大奇又見瓦釜漫記余在漳
南詢之海上人皆云燕啣小魚粘之于石久而成窩據前言則當
名為燕舟據海上人言亦可名為燕室矣有烏白紅三色烏色品
最下紅色最難得白色能愈痰疾紅色有益小兒痘疹南人但呼
曰燕窩此人加以菜字

珍珠傘

汀西丘坑口撥土一寸許即有明珠大如粟色若水晶較之珠光
少晦相傳為聖七娘率師至此有珍珠傘為蔽折破當即呪曰男

粘之成水女粘之成粉雖事屬荒唐而男女得珠者誠如所傳又
人言南宋時汪草偕據歛郡與其妻巡行山川堵築險要以修四
塞之固出入張珍珠傘為美觀一日天驟風掣傘于雲表良久墮
下珠悉迸落草間因生草綴珠至今人名為珍珠傘云二事殊相
類

方竹杖

東南之竹最盛而閩中種類尤多奇形異狀產于陰崖深壑中者
不可勝紀然世人皆重方竹以規方竹杖為不韻似皆以為異物
閩汀之永定邵之泰寧皆產方竹余常得數十枝笑謂友人如此
賤植即令暫規數枝未便不韻

夾竹桃

閩中多夾竹桃葉微如竹花遍似桃柔艷異常予常謂友人曰此
陶靖節賦閒情時也千載後猶時時見之此種閩人不甚貴重過
嶺即不生虎林一郡聞只三數株金陵間有然亦無過三五歲者
曾師建閩中記南方花有北地所無者閩提茉莉俱那異皆出西
域盛傳閩中俱那衛即俱那異夾竹桃也

榕樹

閩中多榕樹垂鬚入地輒復生根常有一樹作十數幹有即榕為
門者相傳千年榕其上生奇南香余每見老榕樹愛其婆婆輒排
徊不能去高雲客時謔余曰公欲覓奇南香耶

水晶丸

荔枝種類最繁予在閩中盡覽嘗之當以青中宋家香為第一肉

肥核小固足尚蒂實作旃檀香尤足果也木晶瓦較諸荔最小而
味最甘實而不核閩人歲以數十數遺予然終不令予知其產處
有云即在會城中者然生長會城者亦不得嘗之焦核產漳浦核
小肉厚與宋家香同但無香耳相傳荔枝去其宗根用火燻過植
之生于多肉而核如丁香如六高去勢則易肥也漳浦人多用此
法以其火燻故名焦核外人誤作焦葉

不解

予在閩前後十二載有不解者七于神不解太保舍人于術不解
林三教于人不解番民于酒不解碧霞于海錯不解蟹于菓不解
羊桃于文不解謝耳伯

柳

相傳二十八宿中有柳故種柳者橫插倒植無不立生余在閩八
郡俱至道傍曾未見一枝會城中僅十數株漳城緣三四株豈柳
星獨不照閩中耶誠所不解

龜

漳州孫孺理為余言曾泛琉球見一龜以四小龜為趾相連無少
痕跡欲前則小龜昂首端動進止亦無少違合只覺一體尚非并
命若行止似示以意則疑義合矣

火浣布

予在敢園謝茂才爾將出布一縷以火焚之色盡赤以為灰矣火
滅布如故爾將云即火浣也二十年前閩中多有見之亦不甚貴
今不可得矣乃知海外自有此一種昔人以為炎山木皮所織又

有以為火鼠毛者以為木皮者近是以其色似麻苧不類褐屬也

李騏

永樂壬辰狀元馬鐸成狀元李騏俱福州長樂人耳談謂馬母後適李復生騏予常屬長樂令君呂素慶詢其邑中前輩俱云無之而兩家後人亦云世俗謬傳絕無影響且當時亦無增馬為騏之事乃知耳談所載類多不經如此騏即一母所生方且為母諱何至以前夫之姓為名公然暴母之短耶不辨明矣

林太守春澤

侯官林太守春澤正德甲戌進士為戶部主事疏諫南巡遷員外郎司歲失盜謫官後陞南刑部郎出知松番免歸公生于成化庚子萬曆己卯年百歲有司為建人瑞坊子應亮以戶部侍郎侍養

亦年七十矣起拜翼樂如壯年應亮子如楚工部侍郎公至癸未十月卒年百有四歲少年與鄭少谷方棠陵張崑崙為詩友應亮則少谷之壻也有人瑞翁詩十二卷行世公常與司農司空田中觀耘鄉人立碑記之一時以為盛事公百歲時尚舉一女後配雲南督學鄧公原岳相傳公服松梅丸故得大年其法取松脂用河水浸四十九日文武火煮令白如飴然後和烏梅地黃為丸服之大便常秘結翁暮年生菓井水不去口終不泄馮他人服之火感慈熾多得奇疾蓋翁兼負有異非關服食也

林太守元美

閩縣林太守元美永樂辛丑進士子象山公論謚文安以大司馬改南冢宰文安公九子庭樞大司空庭樞大司空伯庭樞指揮庭粉

慶遠守庭珍湖州司理庭擢子姓通泰庭幾子嫌大宗伯經大司
空凡三代典成均一門五尚書而他蔭叙及舉孝廉者又不下數
十人可謂盛矣會城人常言文安公方庭屋梁橫於戶侍女騎而
出匠嘗之女曰何異閩老尚書不此中出耶公昇其語召飲私之
女正色曰何可草草公高年脫孕後誰明予者蓋書數字為據公
命取側理女入公室以絳色機緞全端至公益奇其志遂書舉男
以機名女以緞名後舉男是為大宗伯復舉女配侍郎鄭公公之
後人有從予遊者亦常以此語予絳緞至今尚藏其家誠異事也

林宗伯

林小泉公庭機子對山公嫌俱為大宗伯晚年歸里大宗伯與大
司馬馬公森少司農林公應亮並與出值小宗伯至拱立與傍兩

公趨下揖大宗伯曰二公吾密友兒子于禮應侍立下與曼矣拉
之升與去回視小宗伯尚恭立久之里人誇以為美談

莆田黃氏解元

閩莆田黃氏自明開科來一姓解元十一人
乘樂十年戊子應天
解元黃壽生正統九年甲子解元黃譽天順六年壬午解元黃初
成化四年戊子解元黃文琳成化十年甲午解元黃乾亨弘治十
七年解元黃如金正德五年庚午解元黃廷宣嘉靖二十三
年癸卯解元黃總周二十八年己酉解元黃大觀三十一年壬子
解元黃星耀三十四年己卯解元黃懋冲其餘五魁之內合歷科
又不下二十人

幼年科第

閩福州林按察使文秩泉州黃孝廉日耀俱年十四舉于鄉興化
戴探花大賓十三歲中弘治辛丑進士福州林庶吉士文結以十
三歲舉永樂甲午榜

土笋

予在閩常食土笋凍味甚鮮異但聞其生於海濱形類蚯蚓終不
識作何狀後閱寧波誌沙喫塊然一物如牛馬腸臟頭長可五六
寸許胖軟如水蟲無首無目無皮骨但能蠕動觸之則縮小如桃
栗徐復臃腫去涎腥雜五辣煮之脆美為上味乃知余所食者即
沙喫也閩人誤呼為笋云予姻有肥而無骨者予以沙喫呼之眾
初不解後觀此咸為匿笑沙喫性大寒多食能令人暴下謝在杭
作泥笋樂清人呼為沙蒜

線蟲

延平一郡人皆接竹取水分枝別派高低遠近互達于釜其中往
往有蟲細如髮長可二尺許土人呼線蟲予偶聞父老言歸視釜
中果得其一以手引之不驟斷試之水復蠕蠕動若有知識者似
亦射工沙蠅之類聞食之者多生癥瘕然余未見時不知誤食幾
許矣又言經火即不害人故閩溪水不可生也

沒子

閩地有小蟲若微塵視之不見能刺人較蚊尤甚密惟亦不能
聞之名沒子江南人謂之莫讀作平聲京師卑濕亦有之俗名金剛
鑽相傳為此蟲所刺愈搔撻則愈集養愈甚置之不見不聞則
自去殊不然

自古和不然
鸞林翰藻出處世陳愈雜
閩人言點火明不害人
亦惟工必勉之
中果其其一
并休海賦以
與千一
閩人言點火明不害人
亦惟工必勉之
中果其其一
并休海賦以
與千一

閩小紀下卷

標下 周亮工標園撰

仙霞兜子

今入閩度仙霞者必乘竹兜子淮南王安諫擊閩越書輿轎而逾
嶺則知竹兜之制漢已有之矣今仕者乘轎 吾無是制轎字亦始
見於此

大清明

閩將樂歸化人以三月為小清明八月為大清明展墓者或小廢
無敢大廢者予庚寅仲秋過其地火焰山下環皆正赤紙錢遍野
雪如霞如作大清明曲孤墳亦識歲時更短竹齊挑八月簾赤環
青松雪色紙鋪州獨作大清明一銀瓶山

栗盛敢向春風偏認小長眠人亦畏秋暮
畫春秋鬼不肯莫嘆雲仍薄忘却舊墳強土

霜後欲共鏡翠爭閱
小清明 三

玉華洞

玉華洞在將樂之南去邑三里許予庚寅秋
往游洞深約三四里
洞中乳石所結差具人物形而當時好事者
又加之規制遂使人
世所有無不畢具最奇者鍾乳注為傘形潤
可四丈許圓好如人
製簷作數重垂垂欲動又有垂而下仰望之
甚巨漸垂漸細如針
中復斷而承接處亦如針下復漸巨俗名之
曰天平石此則天工
成之非人力所能為也洞中昏黑必秉炬而
入歲久四壁皆煙煤
行者捫掖而上掌皆黑黝聞人謂紫陽鍾武
彝龜山鍾玉華彼武
彝無論矣若鍾此幽晦詰曲而生其人殊可
畏哉真詰稱句曲洞

天虛宮之內皆有石階曲承門口往來上下
都不覺是洞天之中
謂是外之道路日月之光既自不異草木水
澤與外無別飛鳥交
橫風雲翳洞壑必如是始堪置足若黑黝如
阿鼻獄人亦何樂
遊此洞口風聲如錢塘初三十八之潮使人
畏不敢入洞尾殊空
濶日光透入遠視之如滿月實則兩巖互缺
合望之圓如規然兩
巖相去又甚遠日光所入既微而巖又深
幽人驟從黑黝中來恍
惚有所見如東方且時俗名之五更天實似
之蕭立其中氣如平
旦洞中所有雖甚奇幻予皆不取惟洞口之
聲洞尾之色寔自奇
幻賴此起結差慰老眼耳洞中產石即四方
所傳礬石鑿削已盡
不能得佳者然即佳亦只一面精瑩耳

馬蹄帖

泉州淳化閣帖十卷相傳宋季南狩遺于泉州已而石刻湮池中
久之時出先怪樞馬驚怖發之即是帖也然泉人名其帖曰馬蹄
真跡宋沈源釋文序云是帖納郡席歲遠剝蝕其後莊少師復摹
以傳則今帖非馬蹄真跡乃莊氏摹刻也其石先屬張氏後以其
半質錢于族秘匿不返今所傳者既非宋遺而莊摹者亦皆割裂
遞更遞失矣惟蔡沙塘少參家所藏七塊完好不剝蔡甚寶之欲
得莊刻之全必求數家而合之然不易也莊少師名夏登淳熙八
年進士有文名

林僉憲

武宗時閩僉憲林公文縝赴京謁補舟抵潞河適武宗巡幸至窳
入舫文縝俯伏船頭上鞭指之曰汝何從知隨入舟時文縝家口

咸匿艙下止一婢抱縝六歲兒立艙中上問曰此何人縝奏曰臣
子上抱置膝曰相好當與朕為子縝奏曰恐臣子無福上又指婢
曰仍命此女抱攜之時護蹕人至琅滄促去兒入宮思父母日夜
啼百計誘之終弗止文縝亦入都與素識大璫謀欲出兒璫乘機
奏曰此兒誠薄福啼既弗止不如舍之且收留乞養祖宗有禁上
曰林某浼汝作說客耶如再啼當棄之水璫懼亟與文縝謀覓善
泅者伏河側兒啼不止上果棄之河中泅者故拉兒入水伺上回
急出之兒僵矣文縝抱哭不已久之始甦文縝補官嶺南亟攜兒
去不久又休致歸杜門課子廿一歲奉於鄉又四年歲進士名璧
世宗出武宗朝言人前婢亦在列婢無歸問閩紳姓名人謂須至
福州會館詢乃得婢至館問有林紳否時璧適在寓以為詢已也

急出應及見婢曰非公我所詢者老年人問何名曰是林文績璧
大驚曰此我父也汝何從知之婢語之故璧又問曰所抱之子何
名婢言乳名並所生時月望泣曰去也遂與婢抱首爰養之寓中
攜歸鄉文績見之亦泣從其志奉佛茹素終其天年文績至九十
五歲無疾而歿璧性伉直與時不合屢官屢廢文績與分宜為同
年璧體父志終不附分宜官亦止余憲居無一椽家於祠堂小童
共炊爨亦世之所僅見者廉介詳於郡志公曾孫惠州太守崇孚
面語予如此

收香鳥

朝野僉載劍南彭蜀間有鳥大如指五色畢具有冠似鳳食桐花
謂之桐花鳳李德裕有桐花鳳扇賦序劉績霏雪錄云東坡有倒

掛綠毛么鳳之詞唐僧德誠詩五色毛衣比鳳雛深春花裡只如
無美人買得偏憐愛移向金釵重幾銖蓋部方物略記桐花鳳二
月桐花始開是鳥翱翔其間丹碧成文鐵嘴長尾仰露以飲至花
落輒去李之儀云此鳥以十二月來日間焚好香則收而蔽之羽
翼間夜則張尾翼而倒掛以放香一名收香倒掛又名探花使性
極馴好集美人釵上宴客終席不去余在閩黃將軍以一雙倒掛
鳥來遍體嫩綠楚楚憐人腹背之毛則雜五色注距皆赤曲肖鸚
鵡但小僅如雀尾輕而長毛似鸚鵡之重直耳兒子皆以小鸚哥
呼之日夜倒掛不習其性越燕有死死也猶足高于首掛弗釋予
悲以詩有籠中閒綠猶虛綠香不受收之句此鳥之大何
止如指重又何止幾銖

說鈴

閩小記

卷

冠安得似鳳乃知妝香倒掛與相亂鳳自乃兩種坡仙之味亦以
桐花鳳形容之後人緣此詞遂說為一耳然閉籠無幾憾未試其
妝香也

鷓鴣

閩山多鷓鴣行不得哥哥五字絕分明不似他鳥言須以意會也
望之如家雜質若甚重權之止十二兩有縮者無一越者

九鯉湖鷗

鷗皆白惟莆田九鯉湖中鷗作粉紅色嬌艷異常清異錄載隋宦
者劉總銓獻芙蓉鷗二十四隻毛色如芙蓉鯉湖之鷗正當以此
嘉名錫之

閩女

閩素足女多簪全枝蘭煙鬟掩映衆蕊爭芳響標一鳴全莖振媚
予常笑謂昔人有肉臺盤此肉花臺也總在京師見唐人美人圖
亦簪全蘭乃知閩女正堪入畫向者之評謬矣

樹蘭

閩廣多樹蘭花與珍珠蘭同但彼草本此木本耳友人有謬謂即
古之木蘭者然樹蘭圓皆寸許陸龜蒙詩幾度木蘭舟上望不知
原是此花身樹蘭之木可為舟耶徐君義言古有木蘭而無玉蘭
今則有玉蘭而無木蘭余謂木蘭即今之玉蘭余聞之蜀人言蜀
山中玉蘭高皆數十尺圓皆數圍極滿山如雪龜蒙所咏似
即此也珍珠蘭在吳越間得一尋真如珠樹長秦南靖人家園廁
間皆是

蜜漬蘭

人言蘭花不可食此為珍珠蘭也耳珍珠蘭雖非斷腸草然食其根亦能傷人蘭花則否余常見建寧人家蜜漬蘭花冬月以之點茗一花泛泛鮮如初摘正知湘女凌波時不止壓倒昔人清泉白石也或曰蘭必蜜後始可食

死有前定

延平嚴九岳第進士授廣西南寧府推官其地有九岳神祠後歷部即陞岳州太守未任卒于途松溪魏濬號蒼水累官湖廣巡撫途中見有蒼水神祠未蒞任卒閩縣林憲漢號古榕第進士授中書奉使至廣東憩行臺見後軒扁古榕二字是夕卒名號關於死生異哉 林異卿誌

金鳳傳

王永叔曰予居高蓋山中有農家掘地過土穴得銀錢數枚色黑如漆石硯一銅爐銅刀各一有篆文乾德五年造又石匣一啟視有抄書一帙為陳后金鳳傳不著作者姓名楷墨漫滅而字亦猶可勾讀農家弗能省予亟往索歸恭之史乘諸書始末多不異因與友人徐勳訂正之夫飛燕列傳出諸瑛璫南部烟花檢之廢閣前人藏秘後人搜傳均有意焉諸王藏悉以亡真國固末世之明戒也是宜傳之以存野史之一予在閩錄存宋馮余言陳金鳳外傳是其叔孝廉授亭民所為授亭名瑛璫之弟也勳字典公皆以大各乃知近今撰托之書不獨天孫外史為然傳之後世誰復辨之耶

江鶴臣

江鶴臣腕中有干鈞力善刻玉章系才龍玉章者近推周爾森但沙礫耳其他號能切玉者亦皆借爾森開其眉目略施以刀詭語人曰吾切玉如泥也爾森臣治玉章始終用刀易如割沙章法又皆妙合秦漢常語予整者易干取勢吾切玉後恒覺石如腐如公書簿惡縑素輒膠纏筆端不得縱送也鶴臣客死溫陵黃相國家印譜數帙其妾能寶藏之曹秋岳曰江鶴臣死世無復有刻玉者矣其為名流所重如此

吳平子林公兆

莆田吳平子晉林公兆熊皆以善印名公兆游構里久先是歛人江鶴臣以此技為構里鶴臣入閩遂推公兆矣平子初作印多用

莆田派莆田人有宋比玉者善八分書有聲吳越後人競效之至

用其意於圖章古無是也平子從予游見余所藏銅玉章及古今

名印譜遂一洗其舊習近在江南頗有知之者穆倩石公而外林

吳不多讓矣

程穆倩名遠歛人陶石公名碧晉江人

鱉魚樽

唐皮日休以鱉魚殼為樽遊峯齋南內玄外黃謂之訶陵樽鱉殼閩人皆以為杓形既不論用之久久始脫腥薰不知日休何所取登為飲器

虎蟬

閩中虎蟬蟬之別派質粗味劣無足取獨其殼極類人家戶上所繪虎頭色亦殷紅斑駁北人異之有鑲為酒器者通州如皋亦有

此種俗呼為關公鬚

海參

閩中海參色獨白類糖以竹簽大如掌與膠州遠海所出異味亦
澹劣海上人復有以半草偽為之以愚人者不足高也灘縣一醫
語予云參益人沙玄苦參性若異然皆無補海參得名亦以能溫
補也人以腎為海此種生北海鹹水中色又黑以滋腎水求其類
也生于土者為人參生于水者為海參故海參以遠海產者為良
人參像人海參尤像男子勢力不在參下說亦近理

西施舌

畫家有神品能品逸品閩中海錯西施舌當列神品蠣房能品江
瑤柱逸品西施舌以色勝香勝當並昌國海棠蠣房以豐姿勝並

牡丹江瑤柱以冷逸勝並梅西施舌既西之舌之矣蠣房其太真
之乳乎圓真雞頭嫩滑欲過塞上酥江瑤柱產澠江癖梅妃子亦
生其地其妃子之玉骨乎他如香螺珠蚌類非不爭奇競美以三
君視之特繪事之具品羣芳之餘卉姬姜之媵侍耳不足詫也

夜鷺

閩中龍眼熟時專有飛盜綠枝接樹趨捷如風若巨寇然瞬息不
覺則千萬樹皆被漁獵名曰夜鷺毒過於荔之石背此果人未采
時蟲鳥不敢侵夜鷺一過羣蟲競起矣

德化磁

閩德化磁茶甌式亦精好類宣之填白予初以瀉茗黠然無色責
童子不任茗事更易他手色如故謝君語予曰以注景德甌則嫩

綠有加矣試之良然乃知德化瓷器不重於特者不獨嫌其胎重粉色亦足賤也相傳景鎮密取土于微之祁門而濟以浮梁之水始可成乃知德化之陋劣水土制之不關人力也

錯認水

予過邵武之拿口高主政年八十矣魏余一經酒淡而有致與羅家錯認水無少異聞酒當以此為第一不知其名云是家釀不能多得不能遠攜每憶之輒如汝陽王道逢麴車也

紙簫

閩開元寺前舊有捲紙為簫者予得其一是三年外物色如黃玉扣之鏗鏗以試善簫者云外不澤而中不乾受氣獨全其首不窒不浮品在好竹上後以贈劉公融公融為賦紙簫詩雲間潘君仲

亦能以紙製奕子狀如滇式色瑩亦然且敲之有聲其為五瓣梅花香盒蒙之以錦不可覓其聯縫之迹皆奇技也

德化磁簫

德化磁簫笛色瑩白式亦精好但累百技無一二合調者合則聲淒朗遠出竹上雲夢柯亭之外又有此異種入李暮手即至入破當不患駭然中裂矣

命同

閩縣徐存永常為予言其王父子儋公謙樺與同里宋姓者所生年月日時盡同少同學同食餼於傳同無子至四十九歲而宋卒徐懼不敢出戶其後乃相繼舉三子即與公履亭兄弟也以貢士至縣令歸年八十餘始卒後事乃大不同又家姊夫文大士密縣

人與會城路慶雲者同年月日時生以此相善大士尊人惺與公
為通州守與母夫人皆壽考無恙路則起家寒微幼即孤大士以
大名當時路僅能識之無又先大士死廿年大士生二子路一子
沒於水生平無一同者惟大士食錄之每路得補藩司掾差相似
耳然則星命之說可盡信哉

蘇才翁八分書

宋蘇才翁書法妙于一時而真蹟少見才翁曾官開封山勒才翁
二字八分書徑二尺羅源縣白塔道旁石上勒才翁所賞樹石六
字徑尺餘皆古勁有法又鑿井于福州與兄舜元齊名

楓亭井水

興化楓亭宋徐鐸狀元故居手植荔枝名延壽紅至今尚存樹下

有井亦公所鑿井上橫亘一石梁左汲水重右汲水輕此理之莫
測者然聞武當南巖宮有日月池相距數尺日池色綠月池色黑
羅浮白水山佛跡院湧二泉相距步武東為湯泉西為雪泉東極
熱指不可觸以西泉解之然後調適可浴造物之巧如此不獨楓
亭井水重輕也

考亭

世以考亭稱文公予癸巳陪巡過建陽宿麻沙見晦翁後人所藏
家譜知考亭是黃氏之亭後從徐存永得見黃詩按五季乳黃端
子稜隨父禮部尚書入閩見建陽山水秀麗遂家焉子稜詩云青
山未笏尚初官未老金魚是等閒世上幾多名將相門前誰有此
溪山市樓晚日紅高下客艇春波綠在還人過小橋頻指燕全家

都在畫圖間歟而墓于三桂里于陵乃墓亭于半山以望其考因
名曰望考文公居近其地世因以考亭稱之以此稱人可也以此
人之考稱文公于理甚悖然公在日實無以此稱之者後人誤謬
急當改正

鞞鼓

今之呼冒鼓曰鞞鼓鞞音變按呂氏春秋宋子罕之鄰為鞞工是
也閩會城南門外有冒鼓之地曰鞞鼓洋蠻當作鞞非方言也

土牛

會城迎春土牛必於閩忠懿王廟前包土始成曹能始有迎春詩
馬從太守分驂去牛向前王乞土來

鳳尾蕉

閩中多鳳尾蕉相傳植之庭中可避火災昔世宜鐵種者每埋錢
其下何鏡山前輩詩云欲比麒麟能食鐵真同鳳凰不羣雞公自
注蕉影照日其中極虛空若無梗然亦奇聞也

三蘇祠聯

長泰數方伯燦詞林宗工也題三蘇祠云一門父子三詞客千古
文章四大家極為妥貼

仙門洞

九鯉禱夢海內咸知而不知去仙游縣西二十二里有仙門洞亦
九何君所宅兩崖壁立可十許仞曲折西上有仙宮佛刹循洞口
並澗上巨石夾澗凡為瀑布者十數級澗窮地益闊難火桑麻別
為一區可五里得分水山則屬晉江界矣禱夢靈異不減鯉湖

雪峰

侯官雪峰之巔有泉一坎繞深數寸潮至則盈潮退則縮故名應潮然山去海潮數百里也有萬松園古木二株一為真覺大師手植直上參天一為閩王手植樛而蔽地所造石塔四周作卵形傳祖師鐵石卵爆盡我當再來近皆荒廢叢滾木植亦無存矣

僧伽

福州城內外凡巷口皆築小屋祀泗洲菩薩人皆未曉其義或有二處求筭祈籤往往靈驗予每問僧人亦無知者按神僧傳僧伽大師西域人姓何氏唐龍朔初來中國隸名于楚州龍興寺後于泗洲臨淮縣之地建伽藍掘得古香積寺銘記并金像上有晉顯王佛字中宗開名遣使迎入內道場居焉福寺常獨處一室頂

上有一穴以絮塞之夜則去絮香從穴出非常芬馥嘗懼是人取其水飲之痼疾皆愈景龍四年端坐而終中宗令于寺起塔俄而臭氣滿長安近臣奏僧伽緣在臨淮中宗心許其真頓息奇香馥烈送至臨淮起塔中宗問萬回曰僧伽是何人曰觀音化身也李太白作僧伽歌云真僧法號號僧伽有時與我論三車問言誦呪幾千遍口道恒河沙後沙此僧奉住南天竺為法頭陀來此國戒得長天秋月朋心如世上青蓮色意清淨貌稜稜亦不減亦不增瓶裏千年鐵柱骨手中萬歲胡孫藤嗟予落魄江淮久罕遇真僧說空有一言懺盡波羅夷再禮淨除犯輕垢予又按李白生于中宗十六年己亥伽化于景龍四年庚戌白纔十二歲且白幼年末至江淮何從與之論三車說空有乎伽龍朔初入中國至景龍四

年將五十年不知加之壽若干弟神僧傳與白詩全不相符按李
益泗洲普光寺碑云僧伽景龍三年三月三日坐化太白詩多有
為誤收神僧傳歷紀年月當不
謬也李益又為僧伽作傳見卷五

木棉菴

木棉菴在漳城南二十里今有木棉舖鄭虎臣殺賈似道于此上
人云夜深時有燐火照人鬼恒作哭聲豈似清厲魂猶未罷耶

林文結

侯官林文結永樂中年十四登進士初主司擬會元謂結字少見
換洪英居首然結字見于書經主司亦憤憤耳

一榜三及第

閩省一榜三及第宣德庚戌狀元長泰林震榜眼建安龔鏗探花

莆田林文一科兩解元同縣者永樂戊子福建解元楊慈應天解
元黃壽生宣德壬子解元林同順天解元宋維俱莆田人隆慶庚
午福建解元林奇石順天解元李廷機俱晉江人

七里三狀元

福州永福縣瑞雲峰有古識云天寶石移瑞雲來期龍爪花紅狀
元西東宋乾道間天寶瑞雲寺後崖石橫山而行蓄地成溪既而
此石松上復生龍爪花是年蕭國梁魁天下鄭僑黃定總之蕭居
冲峰鄭居龜嶺黃居龍嶼當時詩云冲峰龜嶺與龍嶼三處山川
壯矣哉相去其間只百里七年三度款元來俱我府志亦海內所
罕儼也

鄉試二十六名

延平府南平縣雲蓋里吳氏永樂己酉科吳恭中鄉試第二十六名丁酉科吳寧亦中鄉試第二十六名成化己酉科吳瑛又中鄉試第二十六名皆屬百年亦異事也恭瑛俱第進士

第十九名

建陽李有年舉嘉靖庚子鄉試第十九名其弟有則舉己酉亦第十九名有年子聞韶舉萬曆甲午亦第十九名父子兄弟榜次相同亦一奇也又建寧武守吳與施可大二子壽朋浚明先後中萬曆壬辰乙未會試俱第十九名尤奇矣

椽曹

明初進取不拘資格有椽史而置身青雲者自况鍾外不可悉數如閩縣吳復任工部侍郎陳永祥任惠州知府南平楊之達惠安

洪炬俱任太僕寺丞連江孫瑛任吏部郎中建安盧大政任吏部主事侯官胡鼎任戶部郎中福清游元欽任濟南通判高世岳任承天通判孫瑛洪武中陳永祥宣德中吳復胡鼎天順中楊文達洪炬正德中盧大政游元欽高世岳嘉靖中

鄭鷺鷥

漳南鄭輅思觀察向與屠緯真未定交萬曆癸卯緯真至閩輅思亦在三山阮堅之方為司理大舉詩社初相見問緯真問曰鄭先生尊字鄭答曰輅思緯真曰唐有鄭鷺鷥能詩今又有鄭鷺鷥奇哉一座大笑

珠娘

福州呼婦人曰珠娘其來舊矣按任訪述異云越俗以珠為上寶

生女謂之珠娘

龜脚

閩中海錯名龜脚者蚌蛤之屬味劣而值亦甚賤江淹賦以為石
蚌一名紫薑春而發華有足異者謝靈運詩云紫薑煇春流即此
煇者言華也荀子書名紫蚌郭璞賦曰石蚌楊用修亦劾江淹作
石蚌賦云煇流吐葉應節揚葩言有花也今海中龜脚附石而生
並無發花者用修好奇未有灼見耳

蕃薯

萬曆中閩人得之外國瘠土砂礫之地皆可以種初種于漳郡漸
及泉州漸及莆近則長樂福清皆種之蓋度閩海而南有呂宋國
國度海而西為西洋多產金銀行銀如中國行錢西洋諸國金銀

皆轉載於此以過商故閩人多賈呂宋焉其國有朱薯彼野連山
而是不待種植彝人率取食之其莖葉蔓生如瓜蔓黃精山藥山
蘘之屬而潤澤可食或者煮或磨為粉其根如山藥山蘘如薄鴉者
其皮薄而朱可去皮食亦可熟食之可熟食者亦可生食亦可釀
為酒生食如食葛熟食色如蜜其味如熟芋齋器貯之有蜜氣香
聞室中彝人雖蔓生不嘗省然怪而不與中國人中國人截取其
蔓尺許挾小蓋中以來於是入閩十餘年矣其蔓雖萎剪插種之
下地數日即榮故可挾而來其初入閩時值閩饑得是而人足一
歲其種也不與五穀爭地凡瘠鹵沙岡皆可以長糞治之則加大
天雨根益奮滿即大旱不萎治亦不失徑寸園泉人鬻之斤不直
一錢二斤而可飽矣於是耆耄童孺行道鬻乞之人皆可以食饑

馬得充多馬而不傷下至雞犬皆食之

長樂瓜荔

予性嗜瓜入閩尤好刺荔長樂多好瓜而已之勝書尤多好荔郭
蓮峰常以瓜荔貽予予笑謂蓮峰安得瓜甜于荔荔大如瓜也北
方有文官果如粟之乍乳而加嫩似蓮之初日而尤甘咀則雪甜
徧見合則露釀廣長加以房中心空若規楊梅之通體橫陳室內
神清如誚荔子之將膚都斃相傳種自上方偶亦流傳人世誠山
中之白雲亦寰宇之介士也余常有結伴同為湖日冷層綺剝出
蕙心香之句不足形容其萬一也但殼大而無當實小而僅存余
笑謂友人向欲望荔大如瓜今但望此君大如荔子吾事足矣衆
咸失笑

仙霞嶺

閩由浦城往浙必度仙霞峻嶺高三百六十級凡二十八曲長二
十里宋史洪帥閩過此始募斃石路行者便之

曹能始

謝在杭云曹能始詩以淺淡情至為工不甚學盛唐然其送西安
太守云長安西望路漫漫秦華峰陰日色寒長樂宮中秦輦絕未
央前殿漢鐘殘月明渭水浮三輪花滿巖山繡七盤京兆風流誰
不羨時從閣閣畫眉看去曆以來罕見斯語予謂此詩尚非石倉
極境在杭學七子者故獨疏心于此耳
錢虞山云能始家有石倉圖水不佳勝賓友歎集詩使雜進享詩
酒談讌之樂近世所罕有也著述頗富如海內名勝志十二代詩

遂西峰字說皆盛行于世嘗謂二氏有藏吾儒無藏欲修儒藏與之出立採擷四庫之書十有餘年而未能卒業也為詩以清麗為宗程伯陽酷愛其送梅子庚明月自佳色秋鐘多遠聲之句其後所至自謂以年而異其佳境要不出于此

洪都御史

閩中鄉先生素重清議永樂也本會元洪公英以都御史還家有十臺士紳疑皆輜重也相戒不與通公後知之微笑令取几案盡開諸笥乃圖籍耳於是出圖籍案上置十臺空楨於案下時屋淺狹門外人咸共窺探士紳方往來如初嗟夫以此觀之彼日不但洪公一人清介閩郡風尚可知矣

閩詩

虞山先生云余觀閩中詩國初林子羽高廷禮以聲律圓穩為宗厥後風流沿襲遂成閩派大抵詩必今體今體必七言磨礪沙盪如出一手謝在杭近日閩派之矚目也在杭故服膺王李已而醉心于王百穀風諧調合不染斗鷲之習蓋得之百穀者為多在杭之後降為蔡元履變閩而之楚變王李而之鍾譚風雅變閩派從此自潛矣

又云鄧副使原岳字汝高與謝在杭並稱詩于閩在杭推之以為國初有十才子弘正有鄭善夫而嘉隆之後則汝高為之冠所著有西樓全集十卷汝高嘗云明詩正聲以高廷禮唐詩正聲為宗大率取明詩之聲調圓穩格律整齊者幾以嗣響唐音而汰除近世斗鷲跳躑之習然其所謂唐音者高廷禮正聲品彙之唐而非

唐人之唐也余嘗論閩語流旅頗以後未庸靡之病歸咎于林子
羽蓋有見于此

林初文

福唐林春元七歲能詩師乃試之適有牧羊者指為題即應聲曰
三百羣中步獨先有時高叫白雲天曾從北海風霜裡伴過蘇卿
十九年又試以對曰風翻白浪舟難進即答曰雪擁藍關馬不前
後舉於鄉更名章字初文有集行世子古度有詩名

謝在杭十餘歲時學為詩有人持蘇武牧羊圖者即為題云沙
滿旂裘雪滿天節旄零落海雲邊上林飛雁來何晚空牧羝羊
十九年

林初文嘗在揚子江中青山口覆舟坐皮箱上見有持紅燈二從

前過隨木商救之又嘗夢人贈之以扇上題茂陵風雨四字自以
為不佳後以上書得禍作蛾眉篇因有茂陵風雨千秋夢揚子波
濤一夜悲之句

娘子橋

泉州洛陽橋望之有娘子橋橋比洛陽雖低而長過之云先是入
番船壞有人得島見巨蟒夜出有光如晝因揮刀穴口蟒出為刀
傷性急直奔胸破腹裂遺下明月珠囊繫其人既歸遂得巨富隣
初未知後竟富家女為婦富家翁恠其誕妄因紹之曰余女畏渡
海風波能作橋又金布與橋滿即嫁女與之其人即作橋布金俗
因呼為娘子橋

金雞

武彛接筭道士程應奎者曾入全羅下洞從舟中仰視洞若不甚深廣所堆木若有限此履其奇甚矣洞內有三丈餘楠木上闕仙蛻十三函每函頭顯一玉簪一玉指一玉手骨入二節皆裹以錦帕一函中有雀骨頭與凡各一又有楠木刻一舟長丈餘闊三尺內細羅香末并香灰幾端而洞中香灰或堆者亦纍纍然上全羅洞視下洞為小人不感到萬曆丁丑五月有張富即者年八十餘冒險入其中則見數人新睡香灰內傍有銅磬覆地富即翻而視之磬下一雞遽展翼鼓扇香灰眯目倉皇俯伏半晌稍息亟由籃緋下半空藍掀富即墜入舟子懷中無恙後年九十終應立親見富即道其詳陳司馬又親見應立紀其實

嘉客紅

宋福清翁昭文先儒充從子也圃中非特生荔夫其母曰豈有嘉客踵門耶頃之莆田林先朝至因名為嘉客紅可補荔譜之缺

朱竹

初但求之楮類間頃過劍津西山數頃琅玕丹如火齊乃知此君亦戲著緋為賦二詩云高情直與晚楓隣
嗟舞安知醉有展舊族傳為絳縣老孫枝近作赤城人滿湘淚盡終餘血淇澳花繁不是春曾在龍門柯畔立支離更見囊中身
亂舞桃花映客醅斜批鶴頂間青蘿翻新鏡比紅兒由莖筍留吹赤帝歌酒醞宜城先未定冠裁薛縣色全訛
遙看巖下壘編處或是秋深桐葉多

九龍灘

閩諸灘惟汀之清流九龍灘最號奇予嘗過之作口號云渴龍

無數截中流一葉斜從石隙浮解纜戒人咸莫語齊編竹箬裹船
頭味爽劇飯羣起探舟長年彼此不通一語不獨戒舟中人也過
嶼峽時危嚴屏處時思神知吾往過峽時畏龍知吾渡也編竹箬
鑲裹船頭以拒怒浪實則分寸雪花翻滾浪聲訶十八灘前九曲
少失觸石立碎若無能為也
龍估客到來齊戒載風駕越頭放篷舟出水下借篷力以上逆
勢急帆即怒刑性裁酒拜龍頭安濟祠中筭亂求費盡土梢無限
觸不救也
功過龍便自責清流黃閣舟者利得清流謂其濟險九龍則無險
過他灘無辨都將絆索換新樓曲曲防他八面風却笑長年堅似
過九龍敢矣
鐵甘心膜拜土梢公閩人有鐵船鐵梢公之謠土梢世居龍上習
能者為之防護一舟下返護第二舟益世其業者
只數姓又只數人誓不傳之于外故不易過云

烈女高氏

福清士人翁登埠八歲聘高氏女後十年埠卒女幼養於叔家聞

變將死之以父母在遠未命不可死越四年父母來歸于翁請死

於墓葬之父母以未立孤不許死又三年孤立乃於埠之平日時

縊死

木墨魚

墨魚一名算袋魚一名烏鰂一名海鰩諸閩人名之花枝相傳一
胥吏醉墮海周身悉化為異物此其招文袋也所垂白帶宛然浮
游海面有物觸之輒吐墨自覆人反得因其墨而添補之愚矣用
濕紙層層裹之敲細稻糶火煨之香熟可食

鱸魚

狀似墨魚出日本天矣搯而為鱸味殊墨魚遠矣

龍虱

龍虱漳州海口每八月十三日五十五日三日飛墮餘日絕無食
之除面上黧點赤氣婦人龍虱龍蝦男子

林清

三山林清者諭德誌之祖也祖元不仕匿姓名德居山寺太守一
日入寺中見清儀表不羣問曰能詩乎曰能即以八音為題清應
聲曰金紫何曾一挂懷石田葑屋自天開絲竿釣月江頭住竹杖
挑雲嶺上來靴實既修栽藥圃土花春長讀書臺草除一點浮雲
慮木筆題詩酒數杯太守驚異因與往來無間一夕忽論海濱人
物因曰若林清者雄才碩德惜未見其人林不覺歎惜守曰君殆
林清耶林曰若清者公安得見之此吾所以有感也明日再往訪
之已不知所之矣

林子羽

林子羽妻朱氏長於詩詞其勉外詩云玉食叨陪近上方五雲深
處列鶴行經綸樹績從人仰竹帛流芳與世長待漏衣沾仙掌露
趨朝身惹御爐香功成身退歸寧日一榻清風綠野堂朱氏年十
九卒子羽終身不娶按鵠為員外郎年近四十此詩即為即將作
而朱氏年方十九豈其總室耶

林子羽以薦至京師應試賦龍池春苑詩為勅京師既歸家從者
如雲毘陵浦舍人源聞其名往見之請不出使弟子周玄黃玄往
見之問其來意曰欲為詩耳因出所作二言讀之至雲邊路遠巴
山色樹裡河流漢水聲驚曰此吾家詩也因白鶴出見之定交而
去

採廷綱

採廷綱洪武初承太祖親禮吏科給事中龍崎日隆嘗侍游江間
殿太祖首唱詩二句曰江間小殿懸雲霧忽上新添燕子泥公承
旨足成之曰雉扇曉開紅日近龍象春深綠雲低旌旗影裡聽
息斧鉞門前騏驎嘶簪筆詩成同拜舞太平天子賜新題又承旨
作春江漁父圖親題於殿壁間曰浩蕩乾坤一釣圖絲綸終日倚
菰蒲桃花浪暖魚堪膾桑柘春深酒可酤歲月不知蓬鬢改江湖
真與世情疎能羅不入君王兆四海予今誦帝謨後賜名恒忠

閩貧生

閩有貧生客京師饑寒濱死然頗善丹青不能售一錢因以兩幅
獻於楊文敏公榮公題其上而還之詩云誰家老屋枕溪濱十里

青山半是雲此處更無塵跡到祇應啼鳥隔花村其二云小橋流
水漾晴沙策杖歸來日未斜昨夜東風花落盡一林高樹鎖煙霞
明日張此畫於市價遂湧起人爭一致因而饒裕

永福鬼詩

侯官唐漢微時泊舟永福溪夜聞二鬼共語一鬼吟詩曰隨波逐
浪帶孤魂白骨沈沙漾水痕幾寸柔腸魚鬣斷不關今夜聽啼猿
又一吟曰饑鳥隨我索梨道雨打風吹梨樹老寒食何人奠一卮
謫謫戴土生春草既復相謂曰明日鐵帽生至當得代矣明日漢
候之果有戴釜濟者漢苦挽之且告之故得止至夜二鬼復語曰
今日鐵帽生乃為唐丞相所故奈何唐關太喜遂請道士作章度
鬼越數日坐齋中彷彿見二人來謝後果官至丞相

林蘊

林蘊唐末就試試合浦還珠賦思之未得忽有探有人告之曰何不云珠去勿珠還也覺而異之即用其語還登第後見素林公俊有族父康為廉州二字見素以詩寄之曰若荒詞賦落人間水異川精而愧顏今日雲仍居此地祇念珠去勿珠還蓋用前事也

鄭善夫

鄭善夫嘗雪中游天台美髯白臂毛褐獨與戒從者勿言姓名人以為神仙盛傳郡中太守顧璘聞之曰此不吾總之亟使人邀之善夫答以詩云客有飄飄者聞來湖海游雲端尋雁蕩雪裡過台州白業藏賢達浮槎近斗牛豐干謾饒舌太守是問丘

張司馬

閩張大司馬經懸車日久忽有倭亂起公總督公行止未決聞里人能以箕召仙者命卜之神良久不至忽然箕旋轉如風食頃乃止大書曰吾關雲長也留詩曰萬里縱橫事已空戰袍裂盡血猶紅夜來空有思鄉夢兩暗關河路不通書畢而去公殊惡之然逼於朝命遂出破賊後果為趙文華所屠於市

林氏

林氏福建人有晚春詩云拋却銀針到小庭遣情無奈獨傷情高低別院鞦韆影遠近人家笑語聲黃鳥梳窠蔽翠柳綠苔春盡點紅英一竿好景仍辜負堪嘆婦娥老此生

林世璧

嘉靖間閩藝大用成用卿招諸賓客及其婿林世璧同游鼓山風

日恬朗分韻賦詩坐客皆遠巡遂讓林特色醉奮筆題詩略不停
思文藻橫逸公及諸客讀之至服中吟海雪衣上白雲多之句擊
節嘆曰吾不及也遂不復題林詩至今尚在壁間寺僧寶惜墨色
如新最後徐孝廉惟和讀之有詩云聞尋老衲叩禪堂墨蹟淋漓
滿上方一自題詩人去後白雲海雨茫茫蓋引林語也

黃讓

黃讓者粵長樂儒生也嘉靖時父墓為山賊所發質其骨以責贖
讓罄產贖而葬之乃募壯士百餘人從督府討賊二子啟愚啟魯
死之讓出奇計斬首一百人降者一千七百有奇賊既滅推其功
於諸校竟不受賞而去

鄭汝昂

三山鄭汝昂善詩且多滑稽貧甚一親知令廣東鄭寄之詩云三
尺兒童事未諳幾來彊扯我襦衫老妻牽住輕輕語爹正修書去
嶺南其人得詩一笑因厚贈之按青瑣集有張球獻呂許公一絕
云近日厨中乏短供兒童啼哭飯羅空內人低語向兒道爺有新
詩謁相公鄭之詩固有本矣

宗子相

廣陵宗子相為閩督學歲餘卒於官際儒生儒赴弔於靈几上得
遺詩三首云四海相逢盡外龍龍江夜夜珠芙蓉我今先跨晴虹
去逐爾崆峒第一峰又一謫人間四十年青山萬里隔蒼煙于今
更返華陽洞千樹桃花侍翠巖又長嘯一聲歸去來玉龍高駕彩
雲迴獨留明月詩千首萬里寒心燭上之

謝祖

謝祖字繩夫長樂之江田人名其子嗜酒落魄歲暮有所逋負縣令韓公紹繁之從獄中上詩二首韓大驚釋而禮焉詩曰陳情淚血叩蒼天事去人非四十年祖乞糖沾帝祿兒孫落魄負官錢身長寄食丁猶飲田已飛沙賦未歸安得子公開活路此心一寸是龍泉又長夜漫漫夢不成蕉樓禁鼓已三聲星河暗透西窓穴鈴柝寒生北斗城短褐不堪深涉雪身余難度短長更何年早了公門賦一把鋤犁一卷經

鄭堂

聞鄭堂字汝昂者太守珞之子為諸生有詩文名而性滑稽自號雪樵山人郡守喪妻將飲而日不瞑堂自贊能祝之即高吟曰夫

人一貌玉無瑕四十年来髮未華何事臨終含淚眼恐教兒子着蘆花吟訖而瞑守厚禮之時正德改元守一日於西湖游宴堂故衝其前導守怒之曰作一詩可釋汝命紙筆堂即書數苦字守大笑曰汝今始知苦乎堂即成之曰苦苦苦苦天上皇安駕未經年江山草木皆垂淚太守西湖看畫船守亟遣之至今閩人言作戲謔詩者動曰鄭堂也

董槐

聞董槐者萬曆間人也其父繼祀十七而沒父母傷之甚槐遂形見能為母護湯藥他人間亦見之獲殖於里之龍山墓樹往往燕鬻成字或蟻緣土為窠皆成詩句末必云行仙董即其詩有云原南原北綠如烟萬樹千房鳥可尋願得榆錢買兩福春風散買自

年年又云壠頭流水歸頭驚斷續蟻似月之明維道泉高無曉日
陽臺無比夜臺清又云薛蘿未散衣履堪何曾入夢思瑩亂
夜空獨鳥寂山前長坐月西移如此若多疑王年環於墳上作董
即升化字自後絕無詩矣

轉華菴箕仙詩

福州西關外轉華菴壁上有箕仙詩一幅云綠雲出洞又入洞白
鶴上山復下山道人此日歸何處雲自無心鶴自還字體龍蛇飛
動不類人工

海扇

海中有甲物形如扇其文如瓦屋惟三月三日潮盡乃出名曰海

扇

陳幼孺

閩縣陳幼孺孝廉偶之延平謁陸太守志孝其伯父憲副同年也
拒不許見適有楚孝廉李某挾憲臺書來謁陸倉皇張宴禮甚恭
幼孺上以詩云莫作青衫老腐儒黃堂那許拜階除授來名利留
中久死後年情到底疎失路鯁生歸去夜同袍嘉客宴回初始知
天府聯名籍不及霜臺薦士書陸大憲時楊叔向為大叅駐節延
津聞其詩厚款之結為莫逆

徐惟和

月仙者武林名妓也戊子冬閩縣徐惟和北上過而春之越數夕
余至妓詢徐孝廉不去口翊歲下第復過竟諧繾綣徐作詩云匆
匆相見未分明別後逢人便寄聲萬里歸期看乳燕一春心事付

流鶯柳枝猶記當年曲
萱寇難消此夜情
搗盡玄霜三萬杵
夢中還見舊雲英
越三年上計復過其地
詢之則月仙死矣
謝在杭

謝在杭

萬曆己丑謝在杭與徐惟和
下第過杭州
六和塔愛其幽靜各賦
一詩欲題壁間而寺僧號呼
奈何浪齋吾壁吾且取水滌之
在杭笑不復題
越三載在杭拜吳興司理行
卸至杭詢之則寺僧懼罪
逸去久矣
在杭大笑因復題云
雙旌五馬遠江城
驚起山僧合掌
迎三載重來渾似夢
終軍原是棄繻生

劉昌言

世人常言一舉首登龍虎榜
十年身到鳳凰
之句不知此乃宋
太宗朝泉州劉昌言上呂蒙正相公詩也
重名清望遍華彝
恐是

神仙不可知
一舉首登龍虎榜
十年身到鳳凰池
廟堂只似無言者
門館長如未貴時
除却洛京居
守外聖朝賢相復書誰
昌言仕至工部侍郎
嘗獻聖德詩五十韻
得君之感未有其比

閩中藏書

徐興公云吾鄉前輩藏書富者
馬恭敏公
森陳方伯
公道進馬公季子能讀能守
陳公後昆寢微則散如雲烟矣
又林方伯公懋和王太史公應鍾亦喜聚書
捐館未幾書盡亡矣
然四公之書咸有朱黃批點句讀
余間得之不啻拱璧也
予友鄧泰知原兵謝方伯肇淞曹觀察學佺皆有書
皆卸則裝潢齊整
觸手如新
謝則銳意蒐羅不施批點
曹則丹鉛滿卷
枕藉沈酣
三君各自有癖然多得秘本則三君又不能窺予藩籬也

髻髻

婦人戴髻髻天下同然獨福州興化既嫁仍如未嫁處子絕不戴
髻髻有則亦為簪首飾之具見舅姑之後即廢去矣

